



解放军报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



周年 特刊

白山黑水间，挺起不屈的民族脊梁

■本报记者 杨悦



胜利之光·航拍红色地标 军报记者追寻人民军队战斗步伐



云扫描 二维码 山河码

跨越 来自英雄部队的报告

单位名片

第83集团军某旅前身可追溯至1933年9月在吉林组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，为纪念杨靖宇将军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将其改编为杨靖宇支队。长期革命战争中，该部队转战白山黑水，驰骋长城内外，战斗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。和平建设时期，部队多次参加重大抢险救灾任务，圆满完成一系列重要演训任务，多次被表彰为“先进旅团级单位党委”“战备工作先进单位”“军事训练先进单位”“强军兴训先锋旅”。

初夏，一场对抗训练在硝烟中拉开帷幕。第83集团军某旅作为红方主力，在陌生地域与蓝方展开要素对抗。

“前方进攻路线受阻！”就在发起进攻的关键时刻，承担主攻任务的合成营接连遇到困难——连日暴雨致使任务区遍布泥潭，重型履带式战车行进艰难；蓝方趁此机会在几处关键隘口布设雷场，将进攻路线彻底封死。

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

为了胜利，勇往直前。这个旅的前身，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立下过赫赫战功的杨靖宇支队。

80多年前，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东北山林，这支部队曾在“无房可住、无衣可穿、无粮可吃”的绝境中与日寇周旋数年。他们住着冰封的狗熊洞，嚼着雪被下的枯草树皮，一直坚持到反法西斯的胜利号角在中华大地吹响。

该旅旅史馆前，矗立着一尊4米多高的铜像。杨靖宇将军右手扶枪、左手握住望远镜，威严而坚定地注视着远方。

去年建队纪念日，旅队收到来自杨靖宇将军后人的亲笔信，随信附赠一张老照片，上面是杨靖宇殉国地旁一棵名为“常青树”的苍松。照片背面，殷殷嘱托力透纸背——“树要常青，根不能断”。

英雄的故事，传承的英名、不朽的精神，时时提醒着这支部队的官兵保持冲锋。

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，该旅前身部队接到救灾命令，连夜奔赴震中。落石将前进道路堵死，数十名官兵手握破锤和切割机，硬生生在塌方的山体上方凿出一条3米宽的“生命隧道”。

2017年，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，旅队从传统装甲部队转型为多兵种协同的合成旅。面对“装备操作不精通、维修人才匮乏、合成战配合生疏”的困境，这支部队再次迎难而上——

二级军士长谢元文主动请缨担负新型坦克试训任务，带领骨干昼夜钻研装备操作，仅用3个月就完成全旅坦克装备的调试。

面对装备维修等课题，二级军士长路飞博辗转联系院校专家，利用废旧零件自制维修工具，手绘的火炮分解图获赞“比原图更实用”。

面对合成旅的课题，旅党委打破兵种界限，组织“组合式”对抗——模拟实战环境让各兵种随机组合。官兵们技术配合愈发默契，旅队战斗力大幅提升。

2019年，该旅赴朱日和开展跨区演训，恰逢一场暴风雨。在极寒中，某型指挥车显示屏结霜、液压油凝固。

二级军士长路飞博带着攻坚冲进风雪，用棉被包裹水箱，靠手揉搓恢复液压压力，终于让指挥车“起死回生”。

“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，普照着胜利军旗的荣光，冲锋啊，我们的第一路军，冲锋啊，我们的第一路军。”这首由杨靖宇创作的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》，至今仍任官兵们代代传唱。

“我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黄昏时分，该旅营区广播里，熟悉的歌声响起，年轻的官兵随着曲调轻轻哼唱。

昔日的血泪凝结为今日的斗志，闪烁着跨越时空的胜利之光。

「树要常青，根不能断」

■欧阳礼 刘畅 本报记者 朱柏妍

85年后，杨靖宇在生命最后孤身面对近200名敌人，仍坚持反击，留下了“我将抵抗到底”的慷慨誓言。

85年后，他的传人传颂着他的事迹，继承着他的遗志——保持冲锋，迎接新的胜利。

近年来，该旅紧盯科技之变、战争之变、对手之变，积极探索智能化、无人化作战背景下的军事训练转型路径。今年初，该旅召开一场基层科技创新工作会，来自基层的数十名技术骨干分享了自己的装备革新设想。

“一切为了未来战场上的胜利。”该旅领导告诉记者，如今，旅里的技术革新工作室深夜经常灯火通明，集智攻关的研讨会上官兵们争着发言。近年来，该旅官兵攻克了数十项革新难题，多项成果获集团军推广。

「冰雪再厚，总会在阳光下融化」

抗联老兵杨振国深情讲述东北抗联往事——

■本报记者 毕笑天 特约记者 荣俊廷

子。为了生活，13岁的杨振国只得辍学去砍柴卖柴，走十几里路去荒甸子割蒿草秆，然后吃力地挑到集市上叫卖。

时间久了，杨振国结识了一位好心的买主李大叔。李大叔实际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下交通员，在他的介绍下，1944年冬天，14岁的杨振国带着家仇国恨，加入了东北抗联嫩江游击队。他向母亲辞行道：“我跟李大叔进山打柴了，山上到处是木材，火炉火炕暖着呢！”

可深山老林里的环境，与杨振国的话截然不同：敌人对抗联队伍进行严密封锁，东北抗联嫩江游击队驻扎在大小兴安岭南麓的山林里，长期缺乏物资给养。

“大家嚼的是雪化成的水，缺少伙食。我们每人只有一套衣服，身上长了虱子，奇痒难耐。趁着中午天气稍微暖和一些，战士们光着膀子互相清理虱子，还用雪洗脸、搓身体，通过‘雪浴’来防止冻伤。”杨振国说，虽然条件艰苦、环境恶劣，但那时游击队员的信念非常坚定。

“冰雪再厚，总会在阳光下融化。”杨振国深深记得，指挥员任队长时常对战士们说：“别看我们现在住在深山老林里，枪也不多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必能赢得胜利！”

一个除夕夜，山外隐隐传来爆竹声，任队长说：“过年了，咱们要庆祝一下！”大家手里或挥动树枝，或抓一把干草，一边唱一边扭起了东北大秧歌：“壮士们，精诚奋斗横扫强敌。伟志令，何能消减，全民族各阶级团结，李回我河山……”

跳累了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休息。任队长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我们也吃饺子过年。”

在这深山密林之中，哪来的饺子？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，任队长挥了挥手，炊事班的战友拎着半袋还冒着热气的窝头，来到人群之中。看着那些“饺子”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

蒸窝头用的玉米面，是山外乡亲们冒着危险，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送来的。一块窝头，成为杨振国自父亲离家后，吃过的最美味“饺子”。

因为年小，部队出山战斗时就让杨振国在营地留守。时间久了，他找到任队长说：“你不让我上战场，我怎么打鬼子？”

经过再三请求，杨振国终于被批准参加消灭泥河湾日伪森林警察队的战斗。那是杨振国第一次参加战斗——

那天晚上12时许，战士们整装待发，踩着还未融化的积雪，翻过两座大山，来到日伪森林警察队的高墙大院附近。趁着敌人尚未察觉，任队长一声令下，30名战士分3组发起进攻。

第一组战士俘获了哨兵。任队长带领杨振国等第二组战士，迅速冲入正房，几个负责监视的敌人立刻被击毙，其他伪军举手投降。第三组战士找到偏房，缴获了大量粮食物资。

战斗在拂晓打响，天刚亮就已经结束。回忆起当时的战果，杨振国话语间还是藏不住的自豪：“我们一共缴获骑马5匹、步枪40多支和一批粮食物资，游击队无一人伤亡。”

杨振国在这次战斗中积累了宝贵经验，也在日后的战斗中愈发成熟。1945年7月初，嫩江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：将嫩江地区各县日伪军的部署情况侦察清楚，为全国战略反攻、消灭日本关东军提供情报。

杨振国自告奋勇，化装成一名在校学生，巧妙闯过敌人层层哨卡。10多天回到营地，他绘制出一张敌情侦察图，秘密交给上级。

1个多月后，与敌人的决战正式打响，杨振国家乡的日寇被歼灭。在一片欢呼声中，他却听到父亲已修死在煤窑里的噩耗。

杨振国悲痛欲绝，但他此时想的已不仅仅是为父亲报仇，而是要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而不懈战斗。革命队伍步履不停，他又跟着战友们，匆匆奔赴烽烟滚滚的解放战场……

时光荏苒，杨振国1986年离休后在沈阳安享晚年。采访结束，记者向老人辞行时，老人语重心长地叮嘱：“现在条件好了，但是年轻人的斗志不能减，你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！”

跨越时空的拥抱



图①：年轻时的杨振国。图②：杨振国近照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白山为骨，黑水为脉，英雄为魂——起伏的山川，孕育出煤矿与石油；浩茫的江河，冲积出千里沃野；英雄的儿女，举起刀枪与日本侵略者浴血鏖战14年，挺起不屈的民族脊梁。

这里，是东北抗日联军曾战斗与守护的地方。白色的雪、黑色的土、红色的血交织浸润，定格成这片土地独特的历史影像。

当年，由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组成的抗日游击战争“环境之困苦、斗争之残酷、时间之长久”，在战争史上极为罕见。

当抗战的烽烟随风散去，消弭于80年的悠长岁月中，记者再度探访白山黑水，只见楼宇参差、人潮熙攘，蓬勃的希望正在这片热土上不息升腾。

蓦然回望，那些英雄先辈的鲜血早已浸入黑土地深处，他们的民族气节则如青山翠柏般傲然挺立。

四季会自然更迭，民族的“寒冬”唯有抗争方能逾越

寒冱莽莽，雪拥重覆。记者踏访吉林省靖宇县之际，祖国大江南北方非将尽。而这里的一处小山坡上，积雪却刚刚消融。

这里，是杨靖宇将军的殉国之地。一座高大的花岗岩纪念碑矗立在一青松柏之间，笔直如剑，直刺云霄。抬目望去，碑石上镌刻着革命同志题写的大字——“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”。

1940年2月23日下午4时30分，杨靖宇牺牲于此不起眼的山坳之间，终年35岁。

这是杨靖宇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冬天，此时，中华民族也正值凛冬……

“那段冬天太难熬了，当时很多抗联战士们说，活着比死都难。”一同参观的靖宇县政协文史委专家王德金对记者说，每年近7个月的冰雪季，让抗联官兵步履维艰。他们躲藏的深山之中，最低气温超过零下40摄氏度。据抗联老兵们回忆，那种冷会顺着脚趾钻进骨髓，把活人冻成冰雕。

“他们如何抵挡这份严寒？他们怎么可能抵挡？”探寻与追问，萦绕在第83集团军某旅二级上士柏庚的心中。该旅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“杨靖宇支队”，就在记者到访的前两天，柏庚随战友一同来到这里接受教育，追寻这支部队的根与魂。

单薄的棉衣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，没有棉衣的则“身着单衣、头缠破布、腰裹麻袋片”；没有食物时只能以野草枯叶充饥，御寒的棉絮也被当作口粮，因为棉絮粘喉咙，要搓成小团和着雪水才能囫圇咽下去……“看着一个个展品，一段段介绍，柏庚这个见惯了风雪的“东北娃”，在历史中触碰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寒冷。”

与记者聊起这次寻根经历，柏庚打开了话匣子。纪念馆内抗联官兵露宿雪山的仿真场景，就像烙印在他脑海中的一样。他仿佛看到那群衣衫褴褛、饥寒交迫的官兵，跋涉在寂寥无人的深山雪野，他们向着渺茫的风雪走去，向着苍苍的深山走去，向着胜利的黎明，一往无前地走去……

“抗联的先辈们不是绝地求生，而是绝地求成，战至最后一人。”柏庚这样与记者分享他的“寻根”感悟：抵御寒冬的不是单薄的外衣，而是守护家国的血脉，是坚强不屈的意志，是捍卫民族独立的理想之光。

毛泽东曾说：“这个军队具有以往无前的精神，它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。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只要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。”

无情的寒冷，是这段历史带给每一位“寻根者”最深刻的印象，而不屈的斗志则是每一位“寻根者”找到的共同答案。

就在“杨靖宇支队”官兵循着杨靖宇的足迹

迹奔赴吉林时，与英雄赵一曼同样出生于四川宜宾的某部指导员陈欢，也踏上追寻红色教育课资源的旅程。她搭乘列车来到黑龙江省尚志市，用自己的脚步追寻赵一曼的战斗足迹。

当年，抗联官兵熬过一个一个凛冬，为的就是拼来今日的光明灿烂。

如今，新时代的年轻官兵在凛冬中淬炼，同样是为了赢得明日的胜利，守护民族的春天。

路，不仅铭记过去，更通向未来

“再往前，就没信号了。”柏油公路平坦而宽阔，当汽车沿着一座长白山群峰的褶皱蜿蜒前行，又要穿过一座村落时，司机开口提醒道。

抬头环视四野，一峰又一峰山峦连绵，圈起一片起伏的山地迷宮。抵达城镇遗址会议旧址时，望着这片人迹罕至的荒僻山林，记者有些难以想象，1934年2月，杨靖宇就是在这里将召集的十余支抗日山林队重新整编，建立起第一座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。

夜色弥漫，阴鸷笼罩的苦难岁月中，抗联的名字成了东北人民心中的灯塔，开始“为一切夜行不能航行的人，用火光照把道路照明”。

会址旁边，嗒嗒作响的清冽山泉，流淌过组联区作战数据，连续数日奋战在冰雪中，最终获得了某型装备的极限参数。

“头道沟，二道沟，抗联住在哪道沟？大青山，小青山，抗联住在哪座山？道道沟，座座山，有沟有山有抗联。要向抗联有多少，千千万万，千千万万。中华民族都抗日，万众一心保家园。”王德金告诉记者，“这是当年杨靖宇所作的一首歌词。”

世上本没有路。数不清的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跨越重重关山，冒死来参加抗联。一座座青山上，一道道山沟里，抗日志士的脚步汇成一条“路”。

当记者好奇地询问向导，能否在靖宇县周边追寻到这些抗联英雄的足迹时，却得到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答案：“沿途所见的每一座山，都可能有关联官兵留下的脚步”。

被服厂、修械所、卫生所、印刷厂……他们将根据地被藏进深山，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扎下革命“稻草”的充饥之物。

望着这片秘密旧址，记者仿佛回到了当年那群衣衫褴褛的英雄儿女不屈的身影——山上本没有路，他们便用自己的步履开辟出道路；家园被敌人层层封锁，他们就用身軀

冲破封锁线，踏出一条民族解放的血路！“路是开创出来的，也是坚持不断走出来的。”一次次为探訪者讲述抗联先辈的故事，也让王德金对时代更迭下的沧桑巨变有了更深刻的感悟。

当汽车在公路上飞驰，连绵的山川原野从窗外飞速掠过。当年抗联官兵用双脚丈量过的那片土地，早已生长出繁华的村落城镇、开辟出纵横通达的交通网络。

数据显示，至2024年底，吉林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5000公里；到2035年，这一数字计划增长至7212公里。位于长白山脉之中的十五道沟风景区，凭借青山环绕的原始生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。今年5月4日，连通沈阳与长白山的沈白高铁全线铺轨施工圆满完成，成为东北东部快速铁路通道的重要支干。

沿着松花江流淌的方向一路向北，就抵达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曾浸染过赵一曼鲜血的一室静，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坐落于此，为纪念李兆麟而更名的兆麟公园，已成为当地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；铭刻了赵尚志名字的尚志大街，化身为一座连接时代的商业街，满载着新时代的繁华昌盛……

路，不仅铭记过去，更通向未来。“1946年，抗战已经胜利，我们龙江县发出了一份告各地同胞书，将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

宇县，用3094平方公里的秀美山川，来纪念牺牲于此的杨靖宇将军。”王德金告诉记者，这是当地群众为英雄送上的诚挚敬意。

那歌声，是呐喊与呼唤，是斗争到底的号角，是不屈灵魂的写照

吉林通化，车如流水，人声喧嚷。早餐店氤氲蒸腾的水汽，行人们开始新一天的忙碌。驱车赶往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，记者的耳边突然响起一段熟悉的旋律——

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

烽火岁月里，这首歌曾在白山黑水唱到大江南北。如今，这首歌曾经伴随抗联官兵浴血冲锋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深深烙印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底。

走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内，看见一首首抗联时期的军歌歌谱，记者突然想起抗联老兵李敬的一句话：“最艰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唱歌。”

“火是我们的生命，森林是我们的家乡，野草和树皮是我们的粮食，胜利呀永远属于我们。”碧草深添夏日长，中共救国；义勇军进行曲，送西征，从此各一方”“中华民国，万万不能再噩梦；既有血，又有铁，只待去冲锋……”

数百首抗联歌曲，成了官兵们挺过绝境、激励斗志的精神食粮。歌声成为呐喊，成为呼唤，成为斗争到底的号角，成为不屈灵魂的写照。

“每次听到这些歌都像穿越了时空，我甚至能想象出他们唱歌时的笑容、眼神里的坚定。”一名年轻游客说。

在铿锵的战歌中，孤军奋战的抗联官兵用14年浴血鏖战，在日军的控制区撕开一个缺口，将这支队伍的存在化作在日军咽喉要道上的—枚枚钉子，阻断敌人劫掠资源与补充兵员的企图。

今天，当我们纪念80年前那场旷世的胜利，如何能忘记那片深植于白山黑水的严酷战场，如何能忘记那群以热血固守疆土的英雄儿女？

据报道，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，辽宁沈阳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，仅假期前3天便接待超12万人次。展厅内，一场抗战题材快闪情景剧，小演员们用稚嫩的童声再度唱响了那首《松花江上》。

此刻，战火与希望、历史与未来，在歌声中交汇。人民从未忘记，那些以生命捍卫这片土地，以鲜血浇灌今日盛世的英雄。

80余载岁月荏苒，当年伪满洲国建立的伪通化省公署，如今已成为第78集团军某旅驻扎的一座官邸。记者到访该旅之际，红色五星的光芒驱散了曾经的屈辱与罪恶，让这座年代久远的建筑焕发出全新的气象。

演训场上，尘土激扬。该旅官兵正驾驶着最新的轻型突击车纵横驰骋，向着改变作战方式、重塑作战能力的新时代轻骑劲旅加速冲锋。

“走进军营，才知道国旗为什么这么红。”某无人机侦察班班长付兴会对记者说，驻守在杨靖宇将军安眠的小坡，守护着抗联官兵曾经战斗过的白山黑水，不仅让他们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连接，更激励着他们在强军征途上无畏前行。

“我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黄昏时分，该旅营区广播里，熟悉的歌声响起，年轻的官兵随着曲调轻轻哼唱。

昔日的血泪凝结为今日的斗志，闪烁着跨越时空的胜利之光。

融媒体报道

素材支持：毕笑天、段锐、陶李石龙山、于洋、陶柏楠、胡逸涛、宋清舟

融媒体文案：郑茂琦 视频拍摄：孙鹏、赵鹏程、朱大雄 视频剪辑：孙鹏、朱大雄

技术支持：戴斌、孙浩 融媒推广：彭洪雷、王泽皓 刊头设计：方汉杨、磊、廖颖